

1987
七幕時事諷刺劇

兩個陣營

亞柯布遜著 郭大可譯

1512 354
中外出版社印行

兩個陣營

人物

密亞特·拉古斯——作曲家。

瑪麗特——密亞特之妻，中學女教師。

畢特爾——他們的長子，細菌學家。

姚甘納斯——他們的次子，細菌學家。

亞克——他們的幼子，初學的提琴家。

卡德琳——畢特爾之妻，醫院研究所所長。

黎達——姚甘納斯之妻，愛好藝術者。

尼古里·夏爾穆——瑪麗特的弟弟，詩人。

麗札——夏爾穆之妻，管理家事。

愛諾——他們的女兒。大學女生，學地質。

巴武立·卡列卜——初學的提琴家。

薩魯蘭德——醫師，畢特爾的助手。

亞柯布·薩烏利——從前是遠航艦船長，現充商人。

男女少年先鋒隊員數人。

地點：愛沙尼亞某城。

時間：一九四七年六月至十月期間

第一幕

「作曲家拉古斯家中一間客廳——滿寬敞的，有一些舊式傢俱。牆上有幾張油畫和水彩畫：有人物，山水，靜物；在幾個大書架子上面有些木製半身像和各派肖像。後景那裡，左面是一架音樂會用的鋼琴；前景右面有一個帶人罩的燈安裝在高而厚的石壁上；燈旁有一張小矮桌和幾隻椅子；一張笨重的暗褐色樺木桌和三隻寬大的安樂椅差不多擺在屋子正中間。後牆上有兩個窗子，窗子之間是到露台去的門。左牆那面是上樓去的門，從這裡可以到作家夏爾羅房中去也可以到街上去；往右是一個可以到其他房間去也可以往列特爾房中去的門。」

星期日。夏天的一個下午。約在六時左右。從露台的窗子和門那裡可以看見花園。白楊和楓樹的枝幹都停止著不動。

瑪麗特·拉古斯，高身量羸瘦的一個女人，五十七歲，正在飯桌那裡安排咖啡杯和幾盤餅乾點心。愛諾，是一門二十歲面色稍黑的姑娘，正幫助她佈置飯桌。

瑪麗特（小聲地，不安地）：他父親怎麼還沒搞完哪！這幾天他幹活幹的發癩子似的。夜裡都睡不着總那麼翻來覆去的。你瞧見那裡咱們的熟人都有誰呀？

愛諾 熟人？都是音樂學校來的密亞特姑父那一夥人。有畫家艾立森和魏樸士。不過大多數都是年青的，音樂學校和別的地方來的學生。

瑪麗特（微笑）：啊，亞克和巴武立同著他們那幫同學吧

？那是自然嘍，沒有他們那裡成呀！親愛的，可是你這是怎麼啦？

愛 諾 我嗎？沒怎麼呀。

瑪麗特 嚶，嚶，小姑娘，怎麼會沒怎麼？從你臉上我就看出來啦，有點不對。

愛 諾 （垂下眼瞼，激奮地。） 難倒說聽着父親這樣我還能高興嗎？

瑪麗特 他倒底搞什麼哪，你父親？

愛 諾 大概，你們也都聽說過啦。

瑪麗特 可不是嗎，天呀，我什麼也沒聽見呀！

愛 諾 他呀，跑起市場來啦。

瑪麗特 跑市場？那又有什麼呢？幫助幫助你母親呀。

愛 諾 （激奮的）不對，不對，你沒大搞明白！他跑市場是做生意去。是的，做生意去啦！可是人家都知道，都笑話他呢。（含羞淚淚。）

瑪麗特 啊，敢情是這樣呀！是這麼一檔子事呀！（稍停）這全因為是，照他前幾天所表示的，他不能照着指定的去寫作的原故吧？

愛 諾 對啦。

瑪麗特 他什麼時候搞起來他的生意來的呢？

愛 諾 不清楚。大概是秋天吧。那時候我正預備考試呢。

（稍停）這够多難看呀，多不好呀！用皮帶掛着一個

箱子在破網小市上擺來擺去的。風吹散着頭髮……人們都取笑着……自己可還想像着那……

瑪麗特·（慢慢地）你說的對，這樣可不好……很不好！（不自然地微笑）我教小孩子們教了三十五年啦，可是現在，到老了看樣子……還得跟那些頑固不化的人搞一搞哪。（和善地）那麼着吧，我得跟他說說去！我得跟你父親說說去！

愛 諾 我早就想，姑姑，求你啦，不過……

瑪麗特 不過沒決定？爲什麼？你膽着吧，我得讓他受一頓在我們去世的老太太那裏一向沒受過的教訓。（拿起空托盤，向右邊走去。從新拿着利久酒和可耐克酒帶着幾盞酒杯出來。）

「亞克由左邊進來，一個二十二歲好動的、活潑愉快的青年，永遠是到處亂忙一氣；同他一起進來的是巴武立·卡列卜，約比亞克大一歲，脊背帶點毛病，曲着背走路，兩臂有些不自然地向後伸着。」

亞 克 你好些，媽媽！（向巴武立說）膽膽嘿，這麼好的麪「莫」！哈哈！這麼好的點心！嚇嚇！（感嘆地，不喘息地說。）所以得以「勝利」的稱號祝密亞特·拉古斯同志第三交響樂萬歲，還得祝上面所說的音樂家忠實夫人瑪麗特·拉古斯烘的恰到好處的葡萄乾面包萬歲！

瑪麗特（微笑音）真廢話！你瞧着我這裡，可是什麼也不許動！

巴武立 好哇……媽媽！

瑪麗特（親切地）你好哇，巴武立！你也沒跑回家來——我等你吃午飯直等到下午。（又向兒子說）怎麼着，那裡完事啦？

亞 克 完事啦，完事啦。

愛 諾 連討論也完啦？

亞 克 討論也完啦，小姐。

瑪麗特（不安地）來你們說說吧，是怎麼一回事？

亞 克（等一個機會，抓一塊餅干，藏到背後。）：那裡有什麼可說的呢！足夠我們這位可敬的作曲家受的啦，還是真够瞧的啦。

巴武立（小聲地）根本不對。所爭討的是交響樂的終了曲。

亞 克 啊，你們聽見沒有？那麼我說的是什麼呀？（很快地把一塊餅干送到嘴裡去了。）

瑪麗特（注意到了）嘿，你幹什麼哪？（用手指下着音）你瞧着我這裏！那麼爲什麼終了曲不滿意呢？

亞 克 你要知道，媽媽，這件事說起來可長啦，讓父親自己把始末根由告訴你吧。（向巴武立說）喂你說怎麼樣，老兄，走咱們再看它一幕去吧。（高興地吹着口哨，

往右邊走去。)

「巴武立好不容易地立起來。」

瑪麗特 唉，給我弄來這麼一個小伙子！他還是這麼搖搖幌幌地走路呢。(向右邊走去。)

「巴武立，一個人跟姑娘留在這裡，感覺着慚愧不安，想找亞克去。」

愛 諾 巴武立……

巴武立 (停下步，好像就等着招呼似的) 呵。

愛 諾 (吞吞吐吐地) 今天我在老公園聽見你啦。我想跟你說話，商議商議。(輕聲地) 難道你真沒注意到嗎，沒聽見嗎？我那樣喊你？

巴武立 (默不做聲；否認地搖搖頭。) 沒有，沒注意到。也沒聽見。(盡力耐心接受着姑娘的凝視。)

愛 諾 可是我看情形，想像的到你那是故意的。(稍停) 難道說不對嗎？

巴武立 (神經質地擦着前額；顯然是說謊話。) 嗯，可不是嗎，你這是怎說的！

「密亞特·拉古斯走進來，一個高個子，削瘦，寬肩，稍微上年歲的人。他進來的時候先把畢特爾，卡德琳，夏爾穆，麗札讓到前面走。畢特爾身量和他父親差不多，有三十七八歲，一個強壯，誠懇又沉靜的人，但是生起氣來的時候就一時不能安靜下去。尼古里·夏爾穆——一個胖矮的，寬肩，性情固執的人；灰白頭髮向後梳着

。卡德琳——一個性情溫柔的白臉金髮碧眼睛的女人，約比她丈夫小五歲。」

密亞特（高高興興地）喂，來，請吧！都請坐吧，別等甚麼。
。（向愛諾說）你去，小姑娘，到廚房去告訴姑姑說，大典的主脚同意光臨啦。讓她丟下所有的事到我們這裡來吧！

愛諾 好啦，我就去。（走去。）

畢特爾（向他太太說）你以為怎麼樣，伙伴，今天咱們好不好也坐在這張桌子旁邊摻在這件大事的中間？

卡德琳（點頭，微笑。）我同意，咱們就這麼辦。

密亞特 對啦，少奶奶，——是大事中間，永遠是在大事中間的！（向夏爾穆說）那麼你老兄，到這裡來衝着亮坐吧。那裡，往那一邊讓小伙子們去坐。

尼古里 啊，謝謝吧！我呀自己早找好了地方啦！（帶着與人和不來的固執樣子離開別人坐到一邊去了。）

麗札（贊功着丈夫）我也覺着這裡滿好。

尼古里（突然憤怒着說）我希望這點事在咱們這個時代還不致於受限制吧——在自己家裡或是在朋友家裡自己找自己的座兒！（瞥視着大家，眼鏡玻璃閃着光。）

密亞特 好啦，好啦，請你隨自己意思坐就是啦！（等着大家都入了座。等他太太從右邊走來。）謝謝你，媽媽，全都安排的這麼好！今天真得別攪大家的酒興。

瑪麗特 只當我都不認識你們吧！讓我來先敬你一杯，（用力地握著丈夫的手）

密亞特 （感激地）謝謝，謝謝，瑪麗特。（再向賓客人們）那麼現在咱們來吧。（從桌上拿起酒瓶來）嚇，大家可把我好訓了一頓啦！

瑪麗特 是呀，小伙子們說啦，大家都相當地把你批評啦。

尼古里 哼，「訓」！哼，「批評」！除了瞎扯沒別的啦！

「愛諾，隨在瑪麗特後回到屋中，就在巴武立所坐的桌角那裡坐下。顯見地她替父母難堪。」

畢特爾 （向母親點了點頭）對啦，父親會把這些事完全都僅記在心上的。那裡什麼不好的情形也沒發生過。

麗 札 （在椅子上正著身坐著，把兩手放到膝上。）對啦，可不是嗎！作家夏爾穆說的對。事實上，——孩子們，也跟著亂叫喚着，都是批評家！在作曲家拉古斯的曲子受人民欣賞着的時候，連自己還沒出世呢。

密亞特 是呀，是呀，親愛的麗札，值不值堵上小伙們的嘴哪，就憑我這開始工作時候世界上還沒有他們呢。

（向長子）畢特爾醫師，你得意什麼——可耐克還是利久酒？

畢特爾 （帶微笑地）畢特爾醫師要可耐克。

密亞特 那麼醫生少奶奶呢？

卡德琳 請吧，少奶奶可得戒酒。今天還得跑到醫院去呢。

要讓病人看出醫生的輕浮勁來，可不太好。

密亞特 那麼一點點總可以啦！（斟酒）那麼你呢，媽媽？

瑪麗特 我來葡萄酒吧。

密亞特 好極啦！（斟酒；隨後走到夏爾穆桌子那裡。）怎麼樣，大音樂家？隨自己的意思說吧。

尼古里 （簡單地說）可耐克！

密亞特 好的，就照你的意思。（把夏爾穆，麗札，巴武立和愛諾的小高脚杯都滿上酒。表示慶祝地。）祝你們健康，朋友們！再謝謝你們，在這樣大熱的天你們對於慶祝老父和至親的光榮都會沒懶的離家走出來。（喝酒）

「客人高興地立起來，也都喝酒。」

畢特爾 （繞過桌子走向父親）祝你健康，父親。我高興你對今天所聽到的表示的都對。要知道，在那裡所說的還不都是帶着一番好意說的嗎。

尼古里 怎麼着，帶着一番好意！帶一番好意是什麼意思？

畢特爾 意思就在這個上，舅舅，就是現在不也是進行着戰爭嗎，雖然也沒有大砲和機關槍，雖然在不像卡德琳，亞克，巴武立和我所參加的戰爭那樣子。因此要還好像現在是和平時候那樣去做那就不對啦。

尼古里 知道哇，都還用……聽見過啦，哼，聽見過啦！

「愛諾，更感到不自在，低垂着眼睛。亞克走進來。」

亞 克 （鬥氣地）太對啦，舅舅，我們老大說的絕對是對

的！

尼古里 那是……呀，對的！照你們這樣說呀，蘇聯人成一個陀螺啦，你一拉，它就轉！

亞克 完全不對！你這句是那裡找來的？不過，當然呀，蘇聯人並不是冷血的兩棲動物呀。（轉向巴武立）你怎麼不告訴我已經開始大吃啦！（從桌上拿起酒杯）祝你健康，父親！

密亞特（笑着）謝謝，亞克，謝謝，兒子。（喝酒）謝謝！（向馬麗特）他們挖苦的我够多麼俏皮呀！（學着口吻）「偉大而重要的工作是作曲家搞出來的。在各方面作曲家都能達到奧妙的境地。在聲韻裡面作曲家反映出來過從前的龐大的戰鬥。」（兩臂伸張着）「可是終了曲，諸位同志，終了曲呀！終了曲跟我們的生活不發生關係。終了曲——對不起！音樂家——是引我們到泥塘裡去的！」（默然一會，繼續用原來的聲調說。）「我們，蘇聯的人們，堅強地站在地面上在和平事業上努力，不過現在我們都防備着萬一呢。那麼這位大作曲家拉古斯所作的是什麼呢？大作曲家拉古斯用他自己的交響樂終了曲，給我們描寫出來的是那樣的和平，那樣的安靜，甚至就剩下打哈欠和鼾聲如雷啦！」（放下手以後，乖巧地擠擠眼。）可是，他母親，何必又遮遮掩掩地呀！說這些話的並不是別人，就正是咱們

這個勇敢的兒子亞克。哈……哈……哈！

尼古里 還笑呢！應當掉過頭就走出來。在這個火一開的時候就應當走。要是跟這些渾話一妥協，那就是……那就是背叛啦！你明白吧？

密亞特 （鄭重起來了）背叛？背叛什麼呀？

尼古里 什麼？背叛創作自由底原則，——你懂嗎？像這種黃口小兒們也妄談什麼藝術發展的前途。下手論，下命令，下訓令。得啦吧！我謝謝啦！我謝謝啦！你懂嗎？

亞克 那還要什麼懂不懂。最好你伸出手去幫助哇。

尼古里 （用手磨着頭額）我，我比這些發號施令的人們，更有權利稱為蘇聯人民。我……我用我這兩隻手給輪船裝過貨，也在火鋸廠幹過活。我……自己老早就懂……（咳嗽過了就忽然顯出悲痛和孤獨的樣子。）

密亞特 （在大家都安靜下來的時候注視着尼古里帶微笑地說）哎，好啦，老兄，你別生氣啦。完事啦，完事啦！

「門鈴響」

（向亞克說）你在這裡，大概是，是年歲最小的啦。去瞧瞧去，那裡是誰。

「亞克一聲不響立起來，往右邊去」

（好像對自己說）糟糕，誰會來的這麼晚？（向回到屋中的亞克問）怎麼着？

亞 克 （小聲，興奮地。） 姚甘納斯回來呀。

密亞特 （想不到的事把他弄的一時說不出話來），隨後慢慢地。）

姚甘——納斯？你說什麼？

「隨在亞克後邊走進屋來的是密亞特的次子姚甘納斯和他的妻黎達

。姚——三十六歲，中等身材。面色微黑，有點自大，也可說快成爲過度自信的了。黎達是一個勻整的白淨臉，綠眼簾有金色頭髮的

女子。舉止極沉靜？密亞特急忙跳起來。好像茫然地。馬麗特站起

來，畢特爾整個向前探着身子。」

畢特爾 （用力地說）真沒想到！

密亞特 （也好像恍然過來了） 姚甘納斯，兒子……你呀？原來是你呀？

姚甘納斯 （轉身向母親；輕柔的聲響。） 好呀，媽媽！

馬麗特 （興奮地）寶貝兒……寶貝兒！

畢特爾 （重複說）真沒想到！喝，你瞧這事兒！

姚甘納斯 （回着頭瞥了一眼畢特爾，笑着。） 沒想到吧，老大？（又向母親）對啦，母親，是我。你瞧這不是，你這二溜子的兒子到底找着回家的道兒啦。

瑪麗特 （眼淚着說）寶貝兒呀，寶貝兒呀！

姚甘納斯 （仍然微笑着，脫開母親的擁抱，向着父親。） 哈嘍，父親！

密亞特 喂，孩子！（握了半天姚的手，隨後把他攆到肩頭上。）

唉你呀，你這壞東西！像一個從晴天掉下來的炸彈一

樣啦！爲什麼你沒寫信，沒打電報？這樣突如其來的，把我們老兩口可吓着啦。

姚甘納斯 我寫過，父親，寫過，還不只一次。你們真沒收到過我的信嗎？

密亞特 沒有，我們沒收到過。近七年來，連一行字也沒收到過呀。

姚甘納斯 噫是啦……想是，我們那些慎重的友邦們沒把我的信給你們送到。（向大哥）喂，夥計，畢特爾！

畢特爾 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老朋友！（握姚手）

姚甘納斯 想不到的事？哈！哈！哈！我信，我信，我信！

（指着他的妻，她站在門旁，微笑地看着他們這些經過。）讓
我給諸位介紹介紹，我的愛人。（向黎達）你別拘泥，
親愛的，這裡全是自己人！

「黎達，仍舊安然地微笑着，隨着丈夫走向在場的人們各個問候。」

瑪麗特 （小聲說）兒子，小兒子……

——幕下

第 二 幕

「佈置照舊。當天的晚間。熱忽忽的小風從開着的窗子和露台門口吹進來，微微吹動着窗簾。黃昏微明的時候。姚甘納斯背着手走來走去說着話。畢特爾坐在椅子扶手上，注意地聽着；卡德琳和黎達坐在鄰近

的兩個安樂椅上。」

姚甘納斯 是的，那麼我們就這麼生活着。工作，是科學工作，專門學院，在各大學研究專門學科，以後又當過麥耶爾老先生的助教。結婚，在美國差不多有一年。可是回來的時候，空氣中已經聞到砲火氣息啦。我從美國給你們寫過信。你們都收到了嗎？

畢特爾 收到了。這些信我們收到了。

卡德琳（小聲地）算算吧，幾乎有十二年啦！在德國人佔領的時期，我們和畢特爾不得已走出去才一個短時期，就這樣我們還覺着苦悶哪。

黎 達 真的嗎？我跟姚甘納斯我們，足見得，都是四海爲家的。（笑着）尤其是我。我父親帶我出洋的時候，我已經相當的大了。這裏的事全都記得呢。可是以後我對美國就很習慣了。（聳了聳肩）所以我不論對這裡也不論對那裡我一概也不想也不惦念着了。（向姚甘納斯）是不是呀，咱們不管在那裡，不管在什麼樣的民族裏面都能隨遇而安地住下去呢？

姚甘納斯 當然呀，爲什麼不能呢。

畢特爾 對嗎？可是結果你們還不是回到祖國來啦。

姚甘納斯 回來啦。但這是另一回事。（默然一會，隨後勉強地解釋着。）西方的生活對於外國人並沒有什麼前途：並且也沒事可做，尤其是在集中營裡四年之後，這個

你自己明白呀！

畢特爾 啊！這就是說，在那老腐敗的西方工作不特別多，手都瘡癢起來啦？（帶微笑）在已往你可是過一個真正的個人主義者呀。你不怕這裡的生活完全不對你的心思嗎？

姚甘納斯 （拉長聲音）不，我不怕。

畢特爾 那麼，就好啦。那你很快就能相信在公共利益上也可以找到個人幸福的途徑啦。（善意嘲弄地微笑着）

卡德琳 你們的頭領，麥耶爾教授什麼情形啦？

姚甘納斯 唉，麥耶爾老先生嗎？（伸張着兩手）這還不容易猜嗎。

卡德琳 被害啦？

姚甘納斯 對啦，多半活不成吧。我跟他我們落到一個集中營裡面了。可是，要知道，這位兇老頭子的惡鬼一樣的命運，完全和多災多難的聖徒約夫命運相像。（默然一會又從新伸展起兩隻手來。）當然嘍，那裡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幾百萬別人也都舒服不了多少。（自命地說）要不是我當上了一個衛生隊員，隨後又當上了醫生助手的話，我的結果也得跟麥耶爾一樣。

卡德琳 （向黎達說）那麼您在這些困難期間也就那麼單吊來着呀？

黎 達 （拉長着說）可不是嗎。完全是我獨自一個人過的。

姚甘納斯 （輕輕地擁抱着他太太，溫柔地說。）公開地說吧，
不管我，也不管我老婆，還都算走運。黎達在我們共同生活的前幾年，又畫起畫來了，也正好在戰前她到巴黎去了。漸漸地她在法國人之中交到了相當多的熟人。

卡德琳 熟人歸熟人，可是在這樣期間滿不頂事呀！

畢特爾 當然囉，在這些期間中不頂事囉。（溫和地）是呀，所以就在全世界流浪以後，你們結果還是回到祖國來了。（稍停；沉思地。）到祖國了，是的。在這裡怎麼說也找到歸宿啦，說什麼也找到歸宿啦……

姚甘納斯 啊是呀！我們一走入國境，馬上我就體會出來啦
「亞克和巴武立從左邊進來。」

亞 克 我請問請問。晚飯吃完了還是沒吃哪？

畢特爾 沒吃哪，沒吃哪。父親還在歇着呢，今天這些風波都把他累乏了。

亞 克 好啦，巴武立，咱們等着吧。（坐下）

「巴武立走到一個空椅子那裡坐下。」

畢特爾 （繼續談話）是的，是這樣，咱們的生活已經不像一個窄路似的啦，不像老年間那樣兒似的啦。就連咱們自己也已經不是從前的了，不是已往時代的人們那樣啦。

姚甘納斯 我相信！